

重回视野的“朗读者”：叶嘉莹

◎ 闫晓铮

2月18日，央视《朗读者》栏目首播，延续了之前《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韵味，甫一播出便广受好评。《朗读者》采用“访问+朗读”的模式，邀请学者、作家、商人、演员等各类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际遇，并朗读与之相应的文章，通过声音将朗读者、作品（包括作者）和聆听者联结在一起，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

3月20日晚，著名诗人、学者、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在京参与录制了《朗读者》，笔者有幸随叶先生及我的导师张静老师一同到录制现场，观看了节目的录制。当晚录制开始就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些，叶先生录制结束时已近深夜二点。93岁高龄的叶先生现已鲜少外出参加活动，这次能接受《朗读者》的邀请，不辞劳苦到北京录制节目，我想是有她的“私心”的。

说是叶先生的“私心”，其实她所关心的正是与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古典诗词休戚相关的事儿。叶先生执教一生且笔耕不辍，对诗词的研究早已卓然成家，在诗词的讲授、传播与普及方面更是举世无两。近来先生常说自己一生之中最为努力的有两件事情：

其一，对词这种文学体式之美感特质的探寻与说明，词与诗不

同，可以引起读者非常丰富的联想，为什么会引起这些联想？这些联想又是何所指呢？叶先生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如女性主义、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对词之美感特质的原由、作用、理论加以说明，解决了词学史上的一大困惑。

其二，也就是我说的叶先生接受《朗读者》节目邀请的“私心”，便是对吟诵传统的提倡与推广，先生说：“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清代的曾国藩在教导子侄学习诗文时也谈到吟诵的重要性，“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家训·字谕纪泽》）。

叶先生大力提倡诗歌吟诵，因为先生以为“唯有熟读吟诵才是学习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唯一方法，还因为熟读吟诵是养成对于古典诗词微妙之感和辨析的能力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法”。除了在理论上说明吟诵的重要性，叶先生还就实际教学提出了建议和期望：首先，“吟诵之训练应自童幼之年龄开始”；其次，“不可以使诗歌之吟诵流为乐曲之歌唱”，“诗歌之吟诵也不应成为一种表演”，先生希望“透过诗歌的吟诵，使国民能自青

少年时代就养成一种富于联想与直感的心灵的品质和能力”。叶先生说“读诗和写诗是人的本能”，每个人的心都会感动，将自己内心的感动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吟诵可以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中产生一种妙用，古人总是说“吟诗”或“咏诗”，因为诗往往是伴随着吟咏而出的。杜甫“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表明不但作诗伴随着吟咏，改诗也伴随着吟咏。叶先生也常常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声音是诗歌生命的一部分，诗句是伴随着声音跑出来的”，当我们展卷阅读叶先生长达一千八百余字的《祖国行长歌》时，可以想见，它绝不是诗人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拼凑出来的，而是真正随着吟咏流淌出来的。

无论是《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一档电视栏目的火爆不能简单地看作偶然事件，宏观来讲它反映出的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实力的提升，具体说来它显示出观众文化修养以及期待视野的提高。但我们不得不反思，诗词一直在那里，吟诵传统虽然式微，也一直在那里，今日之火爆正是对昔日之冷落的无情昭示。尽管有人诟病《诗词大会》的纯粹背诵略显机械，《朗读者》有煽情过度、形式大于内容之嫌。但我个人还是乐于见到此

类节目的出现，《诗词大会》让更多观众愿意接触诗词、了解诗词，进而背诵诗词、学习诗词；《朗读者》让观众体会到声音与文字缔结所产生的力量，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注意其中所说同样都是“读”而不是“看”。节目火了，这是观众的选择，而节目进一步的发展亦将会对观众起到引导的作用，希望能有更多此类节目的出现，观众熟悉了诗词，感受了朗读的魅力，那么接下来能否出现一档节目让观众了解并爱上传统吟诵呢？我们拭目以待。

上个月白先勇先生携新版昆曲《白罗衫》到南开大学，为南开园里的师生带来一场文化盛宴。当晚演出结束后，叶嘉莹先生在评点曲目之余，特别提出从青春版《牡丹亭》到《白罗衫》，白先勇先生十几年来对昆曲的耕耘可谓是一项“兴灭继绝”的事业。叶嘉莹先生以迎陵妙音传法布道七十余载，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其为人、为师、为学均足以垂范后世。我以为，叶先生多年来对吟诵传统的提倡与推广，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同样是“兴灭继绝”。（更正：4月2日读书版：人间几度续黄粱——读《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文作者闫晓铮应为闫晓铮）

新书推荐

《恋情的终结》(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最受公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家莫里斯爱上公务员亨利的妻子莎拉。一次意外事件导致莎拉不辞而别，莫里斯在恨和嫉妒中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初那段感情中炽热的爱、恨、猜疑、嫉妒、信仰，再度折磨着莫里斯……这段恋情最终如莫里斯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莫里斯记述了爱情开始的时刻，以及最后的时刻。此书入选2015年《卫报》历史百大英语小说；威廉·福克纳将之评为：“我这个时代里最真实也是最感人的长篇小说之一，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如此。”

约翰·厄普代克说：《恋情的终结》《问题的核心》都是伟大的作品，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令人不安，如同在宗教审判者的注视下。

《七杀简史》(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七杀简史》是关于牙买加“雷鬼”音乐家鲍勃·马利被谋杀的想象历史。书中塑造了七十多个角色，是对牙买加政治和贫穷、种族和阶层，以及美国和加勒比海之间脆弱多变的关系的探索。此书获得英语文学至高荣誉——2015布克奖，是一部奥德赛一般气势磅礴的现代史诗，包罗社会万象的全景式巨作。

《八旗子弟的世界》定宜庄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除了宗室王公之外，生活在老北京内城中的，更多的是普通旗人、平民百姓。本书走访了印嘉佑、傅耕野、吴定寰等人，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男性视角下老北京内城吃喝玩乐、花鸟鱼虫、饮酒唱戏、斗鸡走狗、比拳攒钱、走会拜祭等“京味儿”文化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采访对象的选择方面，作者并不局限于旗人，也包括少数汉人，这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精彩、充实。作者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近年致力于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专著《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读本》等。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著，理想国、台海出版社出版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谎言中的真实，小众中的神作

——读伊坂幸太郎《末日愚者》

◎ 陶媛媛



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悲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人生本身即是一场幻象，一次虚构，归根结底，还是有趣比较重要。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就比较小众，甚至容易视而不见。

小众，是一种情势，也是一种态度。《末日愚者》是一部只有伊坂幸太郎才能写出来的小众神作，故事背景是“五年前预知行星撞地球，现在距离地球末日还有三年”。关于这个背景，伊坂幸太郎在“后记”中坦承自己从专业学者那里得到许多意见及指导，诸如“小行星的轨道大部分都在掌握之中，几乎没有撞上地球的可能性”“要在八年前预言小行星相撞相当困难”“彗星冲撞的可能性比小行星还高一些”等等，但这篇故事中仍旧有许多杜撰的成分，这是基于作者个人秉持的“虚构故事中谎言越多越有趣”的想法，与教授们的专业判断无关。在一部现代小说中，为了有趣而在“无视科学”是一种怎样的叛逆不羁？不仅如此，他也并没有因为如此就转向了神学，而是连宗教也一并无视了。已知末日还剩三年，科学家束手无策，社会秩序失控，暴力劫掠不断，礼崩乐坏，人人自危，除了“末日确定会来”，其余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末日确定会来”，所以骚乱持续了五年之后，各地的暴乱不约而同地平息了，人们似乎太累了，最终放弃了挣扎——人类的故事果然要看“后续”——故事就在

这样的设定中淡定地开始了：仙台市某小区里的一对空巢老人走在公园里，感叹着居民们以前为了捞回住房按揭贷款的成本而抢夺最佳赏花座位，现在整座公园变得空荡荡；又感叹着常去的米店撑不下去了，以后不知道该去哪儿买米；后来为了打发无聊去录像带出租店租碟，听说这种时候大部分明星都不愿意演戏了，但听说赫尔佐格和斯皮尔伯格还在拍片；听租碟店老板抱怨古怪老爸热衷于在顶楼建瞭望塔，说什么打算撑到最后一刻看着其他人先沉到水里；回到家里等待离家多年的女儿终于回家，谁知竟是老伴安排的棋局，老人因为自己对“傻瓜”儿子过于苛刻而导致其自杀，但女儿和老伴都了解那所谓“傻瓜”其实是另一种天分，反而是她们在同样失去亲人后以各自的方式忍受甚至宽容暴戾专制的自己……然而，末日确定来了，就算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知无用然后始知其有用，伊坂幸太郎在高浓度缩影中呈现有趣的真实：同一个小区里的八户人家，除了那对空巢老人，租碟店老板认为老爸搭建瞭望塔是无用，年轻夫妇认为这时候怀孕是无用，哥哥们认为在末日之前杀死利用舆论公器害死无辜妹妹的新闻主播是无用，父母双亡的少女认为末日之前不谈一场恋爱是无用，中学生拳手认为自己尊敬的拳手仿佛不知末日将临般如常地练习是无用，连累妻子在混乱中被杀死的丈夫

认为大学同学到了这种时候还在研究星星是无用，想当演员而失败的白领认为在生活中为了家人而演戏是无用……已知无用，那么何为有用？中学生拳手读到的一段关于自己尊敬的前辈的访谈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苗场，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你会怎么办？”

“没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

“我会的只有下段踢和左钩拳而已。”

“那是指练习吧？难不成即使你明天就要死了，也要做这种事情？”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难道你会因此改变现在的活法吗？你现在的活法到底是打算活到多少岁的活法？我只能继续做我能做的事。”

这段话击中了茫然中的中学生：我现在的活法到底是打算活到多少岁的活法？我只能继续做我能做的事。

末日，是一个期限。三年是一个期限，一百年也是一个期限。任何生命都是有期限的，天与地、银河系和宇宙，都是有期限的。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期限，便以为是无限的，那是坐井观天。过去、未来、起初、末日，都抵不过当下。伊坂幸太郎在本书的第一页写下：“今天将是余余生的第一天。”

体会这句话，愿你能从中汲取力量。换一个角度看人生，霎时间柳暗花明，妙趣横生。

以伊坂幸太郎今时今日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他目前在中国读者中的关注度，可以说依然是不对等的。与他比肩的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显然早已摸准了中国读者的胃口，又或者者说，后面两位作家针对日本读者有效的市场效应，不分伯仲地也对中国读者生效了——无论是情爱关系中的某种冷淡却又睥睨的态度，还是以小人物立场对社会民生话题貌似宽容实则极端的刑事解读，他们的故事，他们讲述故事的方式，都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与日本读者类似的共鸣。当然了，伊坂幸太郎还很年轻，他比那二位分别小了13岁和22岁，但真实的原因或许是：他有一种真正的幽默，把所有的悲悯都引而不发，而是隐藏在调侃之中；又或者在他